

抗敵將領印象記

馮玉祥



編 杰 文 陳

版 出 社 譯 編 物 讀 時 戰



441

738

7

抗敵將領印象記

編 陳 文 杰

1938, 1. 初版

1938, 2. 再版

戰時讀物編輯社出版

抗敵將領印象記

版
權
所
有

編著者

陳 文 杰

出版者

戰時讀物編譯社

發行者

羣 力 書 店
上海 新開路
漢口保成路長樂里二號

經售處

漢口 黎明書局
廣州 黎明書局
重慶 北新書局
長沙 明明書局
全國 各大書局

中華民國二十七年二月初版
再版

每冊實價二角

目錄

一、蔣委員長訪問記·····	一
二、推動抗戰的馮玉祥·····	六
三、毛澤東在陝北·····	一〇
四、鐵軍的創造者——張發奎將軍·····	一三
五、訪問陳誠將軍·····	二二
六、抗敵先驅的傅作義將軍·····	二六
七、長征萬里的楊森將軍·····	二九
八、朱德的回憶·····	三三
九、彭德懷小傳·····	三七
十、朱彭印象記·····	四〇

一、統一的促成者——周恩來·····	四五
一二、北戰場上的翁照垣·····	五〇
一三、青年將領孫元良·····	五五
一四、陳銘樞將軍談戰局·····	五八
一五、方振武將軍印象記·····	六二
一六、宋希濂將軍會見記·····	六七
一七、項英的過去·····	七二
一八、劉伯承的奮鬥史·····	七六
一九、賀龍的革命史·····	七八
二〇、林彪將軍談抗日戰爭的經驗·····	八一
二一、葉挺將軍印像記·····	八七
二二、徐向前小史·····	九〇

蔣委員長會見記

從岳軍那裏剛好回到居停處，淳如處長有電話來了，說蔣先生叫我去談話，立刻就去了，有汽車派來接我。不一會汽車也果然來了。

天在下雨，一個人坐在很宏大的一架汽車裏面，覺得有點興奮。汽車夫是用平齊關縣的，他只是開着在走。

走了一些轉折到了一個地方，又被人引導着步行一段路，到了一處很樸素的住處。

剛進廳堂門，穿灰色的中國袍子的蔣先生遠遠由左首走出，呈着滿臉的笑容，眼睛分外
的亮。

——你來了。你的精神比從前更好，蔣先生一面和藹地說着一面和我握手，真是分外的
暖和。

廳堂相當寬敞。當門不遠處，橫放着一張條桌，蔣先生背着門在正中的一把大椅上坐着，叫我到桌對面的正首去就座。我說，我的聽管不靈敏，希望能夠坐得近一點。於是我便在左側的一個梭發椅上坐下了。

——你的神采比從前更好，蔣先生又這樣的向我說了一遍。看來比從前更年青了，貴庚是？

——是辰壬年生的，今年四十六歲。

蔣先生的態度素來有威可畏的，有好些人立在他的面前不知不覺地手足便要戰慄，但他對我總是格外的和藹。北伐時是這樣，十年後約今日第一次見面也依然是這樣。這使我特別感覺着慰適。

我也同樣地感覺着蔣先生的精神比從前更好了，眼睛分外的有神，臉色異常紅潤而煥發着光彩，這神彩就是在北伐的當時都是沒有見過的。我見過些西安事變後的蔣先生的像，覺得很有憔悴的神情。抗戰以來的局面不用說是異常繁劇的，念到蔣先生的健康，我自己是暗

暗地懷着有幾分的憂慮。但這憂慮，完全是杞憂，由我自己的眼睛已經證明了。

「目擊而道存，」儲蓄在腦裏所想說的話頓時也感覺着毫絲也沒有說的必要。因為蔣先生的眼神充分地表明着鋼鐵樣的抗戰決心，蔣先生的健康也充分地保證着鋼鐵樣的抗戰持久性。抗戰既堅決而且能持久，國家民族的幸福還有能更超過於這一點的嗎？自然，我並不是素樸的唯心論者，以為精神超過一切。但我們目前的中國是當以精神奮勵為前提的，因為物質的供應雖然不周到，但已相當有了一些準備，如果大無畏的精神力毫不發動，則一切物質上的儲集只是死物，而且會成為自己的累贅。現在，最高的精神力活動了起來，一切物質上的工具都賦予了新鮮的生命。生命是聯綿繼續的不斷的流。生命誕生生命，要保持着它的不斷的永續，那是物理的必然的趨勢。所以我們精神力一發動了，必然地只祈求物質的充實，以維持活動力的久持。蔣先生是我們最高的領袖，他既有持久抗戰的決心，那他對於抗戰如何始能持久的物質條件，（例如孫總理三大政策所暗示），必已高瞻遠矚，成算在心，不然，他是不會有那樣的清明，那樣的寧靜的。

他問到了我關於甲骨和金文的研究上來，問我今後是否尚有繼續研究下去的興趣。我說，只要有材料和時間，是仍然想繼續研究下去的，關於那類古器物學的材料，散在歐美各國的很多，將來如有機會時很想把它們收集起來。蔣先生允許我，說將來可以設法。

又問到我有沒有朋友可以做宣傳工作的人。我對於這個下問却答應得很含糊：因為我以前的朋友大都分散了，有的也改變了興趣，回國以來雖然知道有好些長於宣傳工作的人，但不必是我的朋友。因此雖然承蔣先生兩次問到，但我於咄嗟之間，竟沒有可能提出任何人來。

蔣先生又說：希望我留在南京，希望我多做一些文章，要給我一個相當的職務。

我自己也感覺着，我的工作是以做文章為最適宜的，但我因為耳朵聾，沒有可能參加任何的機構。因為很明顯地是不能參加任何的集會的，別人的議論不能聽取，自己的議論也就無從接搭。我把這個情形，直率地說出了，我說：文章我一定做，但名義我不敢接受。

蔣先生說：一切會議你都不必出席，你祇消一面做文章，一面研究你的學問好了。

這樣的懇切實在是使我感激。而且在這簡單的幾句話裏面還給予了我一個今後工作的途徑：學行回顧。我看，在各方面這個途徑恐怕都是必要的。

我沒有再多說話了。

蔣先生又問了我的家眷，又問到了我爲什麼到了日本。

關於到日本去了十年的一層，我也回答得很直率。我說：我沒有錢，在國內不能生活，又不能到歐美去，所以只好朝日本跑。

此外還承問了些我個人的私事，最後是說：我們改天再來詳細的談。於是我便告辭起身，蔣先生一直把我送到大門口。

又是一次暖握的握手，依然是滿面喜色，分外發着光彩的眼睛。（郭沫若）

推動抗戰的馮玉祥

馮玉祥先生到了南京後，就說：「任何天大本領的英雄，也不能悖逆客觀情勢的趨向；任何無用的凡夫，都可以靠他不斷的努力，促進情勢的發展。中國是要求着民族統一，一致對外，所以每個國民應盡的責任，就是督促政府發動抗日戰爭，護爲國家。」又對他的朋友說：「我們是爲抗日而來中央共赴國難的，政府如果不向這方面做去，那末我們就要趕早滾開」。在上面的幾句話中，馮玉祥先生的抗日情勢的高漲與意志的堅決，可見一般。

現在，神聖的民族革命戰爭已經展開，馮玉祥先生的抗日主張亦隨之實現了。在這抗戰展開的過程中，馮先生的努力與推動，是極有力量的。

馮先生在南京時，早在口頭上或文字上極力幫助蔣委員長的發動抗戰，在抗日問題上，曾寫了幾十封信給蔣先生，作精密的討論。並且常和蘇聯駐華大使鮑格莫洛夫晤商討論中蘇

提携，進一步而希望蘇聯幫助中國，反抗日本帝國主義。同時與于右任、孫哲生、李烈鈞、張繼等堅主抗日的人，在南京上層形成了一個很大的抗戰勢力，加強了南京的抗戰陣綫。他在南京二年中，曾在各機關，各學校及民衆團體作過不知多少次的演講，到處鼓勵人民抗日，到處散佈抗日種子。他那洪亮的聲音，那激勵的演辭，那魁偉的身體，和那奔放的熱情，每次講演都給下級軍官或和一般民衆，一種深刻的感動。

馮先生的察哈爾抗戰和歷史上的首都革命，在在表現了他抗日主張的堅決，留下了光榮的史績。

記者由斐如兄的介紹，特往訪謁馮先生於××，承談時局頗詳，茲錄其要點如下，以饗讀者：

馮先生以爲最近的戰局，固然處於不利的地位，但只要能接受過去教訓，立刻改正錯誤之處，最後的勝利是始終屬於我們的。目前的主要任務，就是軍隊與人民應該取得密切的聯繫，做長官的凡事應以身作則。

現在的抗日戰爭，是我們民族革命過程中必經的階段，我們要不惜任何犧牲，與我們的敵人搏鬥到底，來爭取我民族的獨立自由，在我們的革命史上建立起最光榮的一頁。

現在前方將士的飲食和救護，以及待遇的改良，是急需設法改進的。前綫將士整日在敵機的威脅下，飲食供養，至爲困難，吃的只有光餅，窩窩頭；又爲了輸送的不方便，常常數天不得一飽，尤其在這嚴寒逼人的西北戰場，窩窩頭送到時已結成了冰塊。

救護方面，亦爲前綫所急需解決的嚴重問題。在最近數星期中，前方忠勇將士爲保衛祖國而負了傷，常因担架隊的缺乏而反被敵軍拖了去，遭受種種酷刑，這是最堪痛心的。

至於將士的待遇，亦急需改良；在現在的抗戰將士中，同一階級的竟有數十種不同的待遇，這實是不應有的現象。

總之，我們全國上下，人人應抱着「有敵無我，有我無敵」的決心，用我們的最大努力，去抵抗敵人的侵略，爭取我民族的生存。

講到這裏，已是午餐的時間，承馮先生的邀請，就在那兒吃飯，席間馮先生送了我一部

「在南京一年」及馮先生的大作「軍人救國問答」一篇，在這篇文章中，馮先生對於民衆的重觀與親切，完全表露了出來。（文杰）

毛澤東在陝北

在陝北隨便找一個什麼工作人員或戰鬪員，你若問他：「毛澤東是怎樣的一個人？」那他一定笑開了臉，像問起他一件過去的什麼光榮事蹟似地，立刻用着驕傲，喜悅，嚴肅的眼光掃你一眼，即沒有空閒，他也會抽一點空閒來向你大說一通：「哎！我們的毛主席，那真是文武雙全！打仗打得又漂亮……不說別的罷，你若聽他講演不做筆記也能記得住，若是聽他講演或做什麼政治報告，一連三五個鐘頭包你不會感到疲倦。……」

事實確是如此，凡是遇到他要講演，頭一天通告一出來，那簡直不等到通訊員挨各機關去送通知，消息就立刻傳遍全城了，於是每個人便都火辣辣地等待着：希望立刻就到了明天。開會前，會場上總是老早就塞滿了羣衆，一個個都是目不轉睛地注視着台上，準備着熱烈的歡呼和鼓掌來歡迎這個人物。而這個人物走上台來並沒有什麼與衆不同的樣子，個子雖生

得很高，但並不顯得怎麼魁梧，穿的也只是是一套和戰國員們一樣的制服，也沒有什麼昂昂然了不得的神氣，也不像一般歐美式的煽動家似的，一開口便是連珠砲似的一串「排句」，總之，一切都很平凡，平凡得每個羣衆都可以去親近他。開頭第一句「同志們」照例說得很輕，似乎無精打彩，語句是斷斷續續的，喉管裏時時發着噎聲，假若不是一個隆重的大紀念會的話，他手裏的菸捲是不讓它斷息的。當十分鐘二十分鐘過去了之後，聽衆快要感到有點腿酸脚麻的時候，他的語句的間歇便漸漸縮短了，噎聲也稀少了，甚至把手裏的烟頭也丟掉了，對於問題的剖析，他開始打着各種有趣的譬喻，使得會場上發出一陣陣的大笑。有一次他說到三中全會的「根絕赤禍案」的通過，還不能算是國民黨政策的明確與澈底的轉變，今後還需要更大努力的時候，他打了一個譬喻說「新的形勢好像一個要生的娃娃一樣，現在已經看見頭了，做媽媽的還要最後用一把力才可以生得出來！」不過他即使不這樣說，羣衆也仍然可以聽得懂，而且不感到枯燥，因為他說話不愛用術語，甚至「現象」兩個字都不用。

他不如一般官兒要人那樣，誰要想去會見一次簡直難似上青天，相反的他還常常親自上

門去訪問他的中下級幹部，互相間攀談起來正像兄弟般的那麼親切隨便的毫無拘束。正因為這樣，他和羣衆之間才能像血流與脈搏似地呼應着，聯繫着，羣衆的心理，才能像自己的皮肉一樣的敏感着，不然怎麼能夠說他是「羣衆中的一個巨大靈魂呢」？

他也不像一般官兒要人那樣，叫人看着好像終天忙得不得了，他處理事務不但是從容和有條理，而且敏捷得叫你弄不清他是什麼時候辦好的，你若在傍晚的時候打他門前走過，也許可以碰着他正悠閒地在看着一本「唐宋傳奇」。他的睡眠很少，經常總是在天亮後至中午十二時之間，從黑夜到天曉便是他底辦公時間，這對於他已經成了生理上的習慣了。聽說在長征裏，因為夜晚要行軍的緣故，才弄成這種習慣的。

若有人說毛澤東先生是一個了不起的戰略家，我以為還不如說他是一個天才的藝術家，他是最懂得工作藝術的一個人，他的工作本身就是一個藝術製作的過程——一幅貫穿十年歷史的「畫卷」，如果不是由他來執筆的話，結構也許沒有這麼緊密，着色也許沒有這麼調和罷？